

在生活中遇見詩

---非 馬先生訪談錄 廖玉蕙 2003.04.30.

清晨，詩人的太太例行性地跑步健身去了，詩人在廚房裡熬稀飯，等我們起身。即使在台灣也不容易吃到的濃稠稀飯上桌時，我險險掉下淚來！芝加哥的天氣好得不能再好，風微微翻動後院的花木，一切靜美。我們在芝加哥詩人的住宅裡睡了一夜香甜，連夢都沒有一個。醒來後，吃稀飯配醬瓜、荷包蛋、肉鬆，錯覺回到鄉間的故鄉。

前一日，我們在非馬的後院進行訪談，太陽穿過枝椏、閃過怒張的太陽傘，直撲到眼前。我們眯著眼對坐，斑駁的樹影在他的臉上忽左忽右地游移，談到詩，詩人露出慎重且昂揚的表情，紫色 T 恤將他的臉映襯得神采飛揚。

訪問過後，我們參觀他的收藏、畫室。文學和藝術不只在稿紙和畫布上揮灑，詩人將它融入生活；生活也不只體現在柴米油鹽，非馬也將它過得詩意盎然。詩，短小精幹；行事，乾淨俐落的；牆上，色彩鮮麗；日子，異彩紛陳。在芝加哥，我們透過詩人的筆和生活，從尋常處見到了不尋常。

廖：我們都知道非馬先生是學科學的，後來您開始寫詩，甚至在藝術方面也有很好的呈現，怎麼會走到藝文的路子上來的呢？

馬：我一向很喜歡文學和藝術，念工科是非常偶然的。當年，我唸完初中以後，就去台北考工專，進去以後就出不來了。當時的學制非常嚴格，不但不能轉學，連轉系都不能。我從小就很喜歡機械，因為住在廣東鄉下，交通非常不方便，我看到的就是唯一在江上面走過的小火輪，所以一直認定將來應該當工程師。台北工專畢業以後，就出來到美國留學，在 Marquette University 拿到機械工程碩士，做了兩年事情以後，又到 Wisconsin 唸核工博士。雖然如此，文學一直在我心裡的。

廖：在國內的時候，您有沒有參加什麼詩社？

馬：沒有，我出國時，大概只寫過幾首詩，都只是習作，所以，大家都不知道我這個人。

廖：現在呢？您跟詩壇的人有什麼樣的來往嗎？

馬：有，後來參加笠詩社，在笠詩社好多年了，我替笠詩社翻譯了很多東西。那時候，白萩跟我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也幫他翻譯了一些詩。

廖：除了詩之外，我看您的雕塑、繪畫都非常有個人的風格。

馬：雕塑和繪畫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。以前我很喜歡畫，但是一直沒有機會，也不敢，因為我的功課裡面，美術是最差的。後來，楚戈來這裡演講，談到學畫的問題。他認為每個人都能夠畫，喜歡就畫，他自己也是這樣，並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，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。後來，有一段時間我太太生病，我想也許讓她學學畫，可以調養、調養。那時，大陸恰好有一對周氏兄弟在這裡開了繪畫班，我們倆就去拜師，跟他們學。

廖：所以，夫唱婦隨，尊夫人也畫？

馬：她也畫，她畫得比我好多了，她用色比我好，我是亂畫。但是，她放不開，觀念比較傳統。要畫現代畫，一定要放得開。後來又有幾位大陸來的畫家，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有時候也指點我。一開始畫油畫，後來覺得顏料乾得太慢，就改用丙烯(壓克力)，我性子比較急。

廖：我在您架設的網站上看過您的詩，似乎您比較習慣寫短詩？您沒有嘗試過寫長詩嗎？

馬：沒有，一方面時間有限，另一方面，對我來講，真正的詩還是短詩，像古典詩也都是短的，而且現代人時間非常緊湊，幾乎沒有人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來讀長詩，所以我覺得短詩是一個趨勢。

廖：您說您在國內的時候只寫過一首詩，出來以後才寫得多些，表示說你其實已經有了一些閱歷了以後，才開始寫詩的？

馬：那當然，我醞釀了很久，其實我小時候對詩就很有興趣，但是一直沒有時間寫。

廖：您有特別喜愛的詩人嗎？

馬：我開始是從徐志摩開始學的，唸工專的時候，暑假回去，都會買一本徐志摩的詩選，背他的詩。

廖：後來的台灣詩人呢？有沒有特別喜歡的作家？詩人在年少時，多半有一個崇拜的偶像去學習、模仿，您有沒有？

馬：幾乎沒有。反倒從歐美現代詩學得比較多，因為我從事翻譯，翻譯別人的作品時，得益最多的其實是自己。

廖：我知道您也翻譯自己的詩，在翻譯自己的詩的時候，會不會重新更動字句呢？

馬：等於重新創作，因為是自己的詩，所以比較更自由。翻譯別人的詩，就要照他的，翻譯自己的詩，幾乎等於再創作。

廖：所以，事實上並不盡然完全按照原來的？

馬：因為中文跟英文的語言結構都不一樣，所以很難。如果我把英文翻譯成中文，就幾乎是一個字、一個字照翻，可以的話，我一定那樣。但既然是翻譯自己的詩，我覺得就沒有必要那樣子。所以，別人看我的英文詩，幾乎不知道是翻譯的，看不出是翻譯的。

廖：您有一個屬於個人的網站，這個網站是別人幫你架設的？還是自己寫的程序？

馬：我自己做的。雖然我不是學資訊的，但是很喜歡。有一位美國寫詩的朋友，有一個很好的網站，我相當欣賞，他就鼓勵我自己也做一個。現在網路很方便，我買書自己看，一行一行寫程式，並沒有請人幫忙。

廖：據說您在此地參加了一個「詩人工作坊」，可不可以為我們談一談？

馬：美國當地有很多工作坊，寫詩的、散文的、兒童文學的都有，我參加了兩個詩人工作坊，成員幾乎都是大學的教授或者是中學的英文老師，或者是工程師 各階層都有。大概一個月聚會一次，大家讀自己的詩，一個字、一個

字修改，連一個標點都不放過。因為我的詩都很短，他們只要能夠改我一個字，都很高興，大家都拍手，終於抓到一個 所以很好玩的。因為大家都是很善意的建議、批評，所以都能夠接受。

廖：您是怎麼去找到這樣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的？

馬：我在 Argonne 工作的時候，有一個同事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也寫詩，我是在所內的通訊上面看到報導，就打電話給他，他很高興，讓我把詩拿給他看看，看了之後，他很喜歡，就邀我參與他們的工作坊，因為他是主持人，我就這樣去參加了。

廖：參加詩社的成員是不是要有什麼條件？還是喜歡就可以？

馬：喜歡就可以。所以，幾乎各行各業都有，非常有趣的。

廖：這個詩社就是寫詩、唸詩、切磋詩、改詩？還有其他的活動嗎？

馬：讀詩、改詩之外，幾乎沒有其他的活動，就只有吃飯。不過，吃飯是次要的，平時的活動是在飯店裡面，有的人就是早點去吃飯，或者喝杯咖啡 就可以坐一個晚上。

廖：剛剛我們提到網站，可不可以說明一下您在網站裡面呈現些什麼東西？

馬：我的網站裡有很多東西，有中文的詩，我把它分成年代，從六〇年代開始，六、七、八、九跟現在新寫的詩做分代，這本《秋窗》，我把它也選了一些。另外就是我的散文、英文詩，還有最近的一個「戰爭與和平」的詩選，是英文的，看的人還不少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別人對我的詩作的評論，我也把摘要擺進去。當然還包括著作表、簡歷，另外就是我的畫跟雕塑了。

廖：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目前的生活狀況呢？

馬：我現在退休啦！我大概在五、六年前退休，覺得做事也做夠了。

廖：請問您原來的工作是什麼？

馬：我原來搞工程，在 Argonne 國家研究所研究核能發電，後來核能發電不行了，我又搞電動車、環境跟能源方面的。

廖：您覺得這樣的一個背景，對您寫詩或是創作藝術有沒有什麼影響呢？

馬：我想是很好的一個配合，一方面我覺得科學訓練也許對我寫詩有很好的幫助，另外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，因為我不是專業寫詩的，比較不會患得患失，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，不會去討好市場或討好讀者，這是很重要的。

廖：我覺得您的詩現代感十足，跟這個世界很接軌的？

馬：在大陸，很多詩人都喜歡特定年代的詩，像老年詩人大概不會喜歡年輕的，年輕的也不會喜歡老年的，而我的詩一向對現實比較注重，所以，幾乎每個階層都可以接受。

廖：有一種俏皮的機趣在裡面。

馬：詩裡的幽默很重要，中國的詩我覺得最缺乏的就是幽默。所以，我在詩裡面放了很多幽默，諷刺的東西也很多，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，現代詩應該比較活潑一點，能夠讓人家接受。

廖：您的詩那麼幽默，您覺得自己是個幽默的人嗎？

馬：我想我應該是比較幽默的，我的生活也是比較不是那麼拘謹，能夠在生活裡面加點幽默我覺得很重要。或者是看到新聞，或者有什麼感觸，我就會想寫詩，所以我的詩跟現實聯繫比較密切一點，一般人都可以接受，因為跟他們生活裡面的東西很接近。譬如我寫了一篇詩叫 **鳥籠**，很多人很喜歡，但是不知道到底是好在哪裡，或者說真意在什麼地方。但是，有一天，辛普森謀殺太太案被判無罪後，有個美國同事，在被電視冗長的審判過程轉播疲勞轟炸後，跑來跟我說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你那個 **<鳥籠>** 是什麼意思了，把牠放走以後，還給我們自由了。」 **鳥籠** 一詩裡，我說把鳥放走，自由的不一定是鳥，鳥籠也自由了。這是反逆思考，也就是說你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看事情。詩就這樣子，你不要老是從一個角度來看問題，生活裡面很多東西是這樣子的，我們覺得每天過得生活都一樣，覺得很無聊。如果學會用詩的方法，多讀點詩，多想一點詩的東西，可以發現很平常的東西也可以變得新鮮，所以寫詩、讀詩對生活是很有幫助的。有很多人為了一個事情煩惱，其實只要換個角度看，會發現也不過是件小事情罷了，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

廖：人家說：詩人是為萬物命名的，就是說如果多接近詩的話，人生將會過得更精彩一些。

馬：對！我最近大概差不多一個多月沒有寫詩，只是畫畫或者是搞別的東西，一直覺得好像不太對勁。前天，我坐下來寫了三首詩，才發現原來是因為沒有寫詩的關係。我曾在一篇文章裡面說，只要這天寫了詩，我就覺得這一天沒有白活，詩已經滲到我的生活裡面去了。雖然，現在詩人好像不值錢，很多人不讀詩，但是我覺得這對我個人來講還是很重要的，不一定很實用，但是我覺得對心靈、對生活都是很有用的。

廖：您剛才提到如果不寫詩，心中就悵然若有所失。那意思是說寫詩就沒有痛苦了嗎？寫了一首好詩之後是很暢快，可是在寫詩的過程裡，是不是也隱涵了推敲的種種痛苦在裡頭咧？

馬：沒錯！短短的一首詩，我大概需要用到一、二個禮拜的時間。所以，有一次，一位詩人買了我的詩集，不到一個鐘頭就讀完了，他就覺得說有些划不來。我就跟他說，我這一首詩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推敲，你這一翻、翻過去了，是不應該的。所以，每次有朋友跟我說，他每次讀我的詩都得到不同的感觸，我就覺得很高興，因為在不同的經歷、不同的經驗、不同的時間、不同的地點來讀詩，應該得到不同的東西才對，成功的詩該是這樣子的。

廖：對！應該有多方解讀的空間。人家不是常說：「台上五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，看起來很輕易，其實，推敲琢磨是挺費工夫的。

馬：我覺得現代詩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「演出」，不敘述，就演出，把詩擺在那裡，讓讀者自己去了解。他怎麼去解釋，怎麼去感受，是他的事情，詩人就是把它演出，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像 **鳥籠** 其實也是演出，我沒講什麼，我就說：「打開鳥籠的門，讓鳥飛走，把自由還給鳥籠」，我沒講什麼，

就看讀者自己怎麼去解釋，那是讀者的事情。今天你可能解釋成這樣子，明天可能得到不同的解釋，我覺得這樣很好，因為一首詩如果只有一個意思就沒有意思了。

廖：您有沒有注意到現代的「網路詩」？目前的網路詩好像有跟繪畫結合的趨勢，您覺得這樣的趨勢，是勢所必然嗎？

馬：我覺得適當的運用是可以的，但是過份了以後，就偏離了，好像就為了耍花俏似的。詩還是最主要的，畫面比較活潑一點、吸引讀者去讀那是可以的。所以，你看我的網站都不太誇張，只要讓人覺得還悅目就可以了。我看台灣有好幾個詩網站，有點玩過度了、走火入魔的味道。

廖：您自己畫畫，又寫詩，有沒有把詩跟畫配合起來出書的計畫呢？

馬：有，最近本來有位朋友曾鼓勵我出一本詩畫集，詩已經編好了，但是我覺得還需要一段時間醞釀。美國有一位國會圖書館的桂冠詩人比利·卡倫，是個教授，但是也寫詩，跟我詩風非常近，他從日常生活裡面找題材，從很尋常的地方開始，最後結局非常戲劇化，所以，很吸引人。他出版了兩本詩集，賣了十幾萬本，在美國這是不太容易的。他的計畫是讓學生在學校裡面每天廣播一首詩，不解釋，也不作作業，就讓他們聽。因為如果你讓他們在學校學、當作業寫的話，他們就怕，所以他們強調「詩一百八」，一學期大約學一百八十首詩，也有把詩運扭轉一百八十度的野心在裡面。有人問他美國當代詩的狀況，他說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三是垃圾，不值得一看。但是，他強調百分之八十三沒關係，重要的是其餘那百分之十七的好東西。他說假如沒有那百分之十七的好東西，對他來講就是很大的損失了。所以，他認為在一生裡面，最少能夠跟一兩首好詩打上交道，將受用無窮。

廖：他覺得學詩應該從小時候開始？

馬：對，那是絕對的。像伊利諾州詩人協會每年都舉辦中學生、小學生的詩比賽，從小就開始訓練他們。其實，我個人從小學就喜歡詩，還記得三年級時，廣東大旱，我們老師叫我們寫求雨的作文，我寫好了交給他。第二天早上，看到牆上貼了一首分行的詩，是老師把我的作文分行，變成詩。那時，我伯父在越南做生意，剛好回鄉下，他看了很喜歡，客人來時，他就背給他們聽。他朗誦我的詩給他們聽，對一個小孩子的鼓勵多大啊！所以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就對詩情有獨鍾。

廖：您的詩寫得這樣簡短俐落，平常做事也是這樣嗎？

馬：為什麼我能夠工作和寫詩、畫畫、雕塑多方面兼顧，因為我工作很快，人家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，我可能一天就做完了。所以，我一點壓力都沒有，我在工作的時候一點壓力都沒有。大部分的人都把時間消磨在準備工作的階段，事實上，真正去做並不難。我一般都是要做就去做，少掉那段要做不做、如何做的琢磨時間，所以，做得比較快，我太太也是做得快。像油漆房子，我們都自己來，一兩天就好了，我們工作都很俐落，要做就做。

廖：現在台灣有一種所謂小孩子「讀經」的運動，要孩子從小唸詩、背詩，可是

他們並不懂，您覺得這樣有用嗎？

馬：有人是說讀過以後就會記得，以後再懂，也是一個辦法。我小時候沒有背過什麼詩，所以很難講，能夠背的話當然好，若是不能背，那也無所謂，只要多接觸、多讀。我很喜歡古典詩，上次在廣州，有一個朋友送我一本他編的唐詩 山水絕句，非常好，我就擺在車子上，一有空，就取出來看。就像很多名著，都是我在新營當兵受訓時看的，把書拆開，分別擺在口袋裡面，出操的時候，一有機會就拿出來讀。

廖：請給喜愛詩的年輕朋友一些建議，如果他喜歡詩，應該涵養什麼樣的功夫呢？

馬：要多讀！問題是怎麼選擇詩，我覺得找一些比較容易入門的書籍看很重要。另外，我覺得真正要寫詩或讀詩，懂一種外語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讀翻譯，總是隔一層，而且很多翻譯的東西都是誤導，不一定正確。最好自己試著翻譯，是一個很好磨練文筆跟思考的方法。多讀、多看、多寫，不一定要跟著人家寫，寫自己可以摸索的東西，繪畫也好，藝術也好，都沒有定格，你只要放得開。所以，詩應該多接觸，多讀，找一些好詩讀，唐詩我覺得應該再讀，宋詞也是很好，古典的東西還是有好多的東西在裡面。

廖：您對台灣的現代詩壇有過關注嗎？你發現什麼樣有潛力的詩人嗎？

馬：我曾經編過兩本台灣詩選，在大陸及香港出版，最年輕的大概是當年 40 歲左右的詩人，像羅智成、向陽那一輩。雖然很多人都說選得很公正，但是，仍然會挨罵！詩人太多了，只選四十家，很難不挨罵。大陸的花城出版社後來找我幫他們編一本台灣女詩人詩選集，我就不敢了，怕挨罵。

廖：台灣詩人好幾百人，你選了四十人，這四十個人都覺得他們該被選上，也不感謝你，可是，你就平白得罪了另外沒入選的那許多人！

馬：選上的，他還嫌你選的篇數太少！或埋怨為什麼我就排在誰的後面！問題很多。

廖：哇！編選詩集太麻煩了！還是埋頭寫詩好了！謝謝接受採訪。